

阅读记录

爱读哲学书的
体育老师

□记者 杨文静 文/图



卫京伟老师的书柜一角

你会有这样的偏见吗？体育老师不爱读书。在《洛阳晚报》副刊读书会的微信群里，有一个很爱读书的群友，他叫卫京伟，在洛阳师院体育系任教。卫老师不光自己读书，还加入由师院几位老师组织的“体育老师的读书会”与大家分享读书之乐。



这一摞都是与足球有关的书

书海一瓢

植物是聋子
不会听音乐

□记者 杨文静

有个很流行的说法：听古典音乐的植物会长得更好，听古典音乐的奶牛也会产出更多的奶。于是有人认为，植物和奶牛一样能听懂音乐。

植物到底能不能听懂音乐，答案稍后再讲，咱先说植物与奶牛的区别：奶牛是动物，和植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，即奶牛可以到处跑，植物却只能随风摇摆。

能跑与不能跑，和听力有什么关系？

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如果动物听不到声音，人类也就不会生存至今。如果没有听力，早期的人类就无法躲过森林里捕食者。如果没有听力，如今的人类又怎么知道身后来了汽车？不光人类需要听力，大象通过口中发出的次声波，可以隔着遥远的距离找到同类；海豚通过它们悲伤而尖锐的叫声，可以在茫茫大海中寻到失散的幼崽……

也就是说，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都需要听力，从而可以快速交换信息并做出反应，比如逃离火海、逃脱攻击或者找寻家人等。

然而，植物无处可逃，无处可躲，也不能随着季节的变换而迁徙。它们必须面对并努力适应所处的环境。

演化生物学家西奥多·多布赞斯基说过：“若无演化之光，生物学的一切都无意义。”换句话说，植物是聋子，因为它们无法在演化中不需要这种感觉。

这么说还挺有道理的吧？是的，因为上述论断均出自一本科普读物《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》。

这是包含着一个科学家多年研究成果的严肃作品。作者丹尼尔·查莫维茨，成长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，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，并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现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植物生物科学中心主任。如果这些来头尚不足以让你相信他的结论，那么书中细致、精确的描述，丰富的实验素材以及众多科学家的实验证明，将为你提供充足的证据。

也许有人真的见过会跳舞的植物，有人种过某种植物，它听了音乐确实长得很好，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植物有听力，因为没有确凿的科学依据。尽管如此，植物已在地球上繁衍了几亿年，近40万种植物已征服了地球上的每一种生活环境。它们靠的是什么呢？

植物会看、会闻、会触摸，有记忆，能定位……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！这本书告诉你，它们是如何知道的。

1 四个体育老师开读书会 2 有多少个赞就读多少本书

发起这个读书会的并不是卫老师。他说：“是付老师建议开这个读书会的，他见我们几个平时都爱读书，便在2011年秋提议，每周五晚上开个读书会。”

这个读书会由四个体育老师组成，每周五晚上聚在一起读书。后来，历史系老师“陆浑戎”等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。从2011年11月至今，除了寒暑假，他们几乎每个星期五都会聚在一起，一开始是有主题的读书会，后来渐渐成了茶话会，但仍会聊各自读的好书。

翻看卫老师做的会议记录，可见他们一起读了不少书：《文明的进程》《古典学术讲要》《国史新论》《老子的智慧》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《冯友兰自述》等，还有王阳明、波普尔、牟宗三等人的作品。

“谁遇到一本好书，读出了感觉，就会给大家讲讲。”卫老师说，他很感激这几位爱读书的同事，给他介绍了那么多好书。

今年2月22日，卫老师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信息：“收到多少个赞，我就读多少本书。2017年2月20日统一汇报。读完的书才算。大家开始点赞吧！”结果，他收到了36个赞。

“以前一本书常常看一半就放下了，我要试试把书读完，就像进行一场比赛，不要半途而废。”截至目前，卫老师已读完了野口嘉则的《心眼力》、止庵的《老子演义》、吉姆·霍尔特的《世界为何存在？》、心香一瓣的《刘邦最会当老板》、裴

士锋(美)的《天国之旅》等。

每读一本书，他都会在朋友圈里分享读书笔记。对《刘邦最会当老板》这本书，他评价道：“这书有点儿烂……这样的书不正适合在厕所里阅读吗？里边有些故事挺好的，有些道理挺好的，有些信息也挺有意思的，甚至可以在课堂上讲。”

卫老师读了好书总忍不住与人分享，比如他买了好几本《心眼力》，哪个学生上课表现好，他就送给该生一本作为奖励。

3 读书的好处

卫老师最喜欢的还是哲学书，最近，他在重读瑞·蒙克的《维特根斯坦传：天才之为责任》，他说这本书太好了：“好得都舍不得读完，读完一遍又想读第二遍。”他还想向各位读者推荐陈嘉映的《何为美好生活》，说这本书也非常好。

每天早晨5点半到6点半，是卫老师的阅读时间，他爱读书的原因很明确：“别看我40多岁了，可我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。读书能帮我了解世界；读书能使我摆脱时代、地域、专业的限制，开阔视野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；读书还让我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挺幸福的。”

“书香洛阳”有奖征文 六月主题：淘书的日子

从买书到写书

□张建伟

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我常到席殊书屋淘书。

后来，我被调到西工区工作，买书更方便了。一次，朋友托我买一本《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》，进了书屋，我就掉进了书海，不知不觉半天过去了。结账时，服务员告诉我，下次您想找什么书，直接跟我说就行了。我边感谢边想，还是自己找书为好，这样能浏览很多书。那次我还买了一本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。

有了这样一个宛如邻居的书香之地，每逢周末，我都要去拜访。十多年来，我居然买了两大柜子书。读了这些书，我汲取了丰富的营养，开始有了创作的冲动。后来，我的作品不断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。

有一天，我在席殊书屋翻阅茅盾文学奖类图书时，服务员说，你将来也写一部长篇小说，冲击茅盾文学奖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我想，可以尝试一下长篇小说创作，至于能否得奖，并没有多想。于是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46万字的《风声雨声》终于出版了。

两年前的一个周末，我又去席殊书屋，问一个新来的服务员，我的书能不能在这里上架。她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没想到，上架第一周，该书居然上了席殊书屋排行榜第二名。紧接着，我加快了《风声雨声》第二部的写作速度，并于次年出版。于是，我又把这部56万字的书拿到席殊书屋出售，服务员很惊讶地给我开了收书凭证。

其实，我并不知道这个服务员的芳

名。那天，我想了解一下第二部书的销售情况，就拿出收书凭证，看了一下落款，往书屋打电话时直呼小王。接电话的正是那个服务员，她听出了我的声音，笑了，说自己姓毛不姓王。我再一看收据，还真是个毛字。她忙着道歉，说自己写字太潦草，下次一定写工整，轻声细语中透出一种素养。

由买书到写书，让我感到席殊书屋虽然不大，却滋养出一方大世界，让读者备感亲切。

洛阳席殊书屋 特约
地址 西工区人民东路副一号
电话:63251150